



龍洞之眼 — 淺談守望甘苦

文／邱奕明

不管是剛入伍時的海巡銜接訓或是之後的士官訓，上課時教官提到守望勤務，不約而同的就會提起一三大隊的龍洞灣。各種傳奇故事在教官們的描述下彷彿這一百零八階之上的小小守望哨與它所守望著的這個龍洞灣真是海巡沿線的一級戰區，讓龍洞灣在我們這些小兵及菜下士的心理憑添不少傳奇色彩。

車行經一三大隊轄區的海岸線，一路經過水南洞的陰陽海，南雅的奇岩怪石與鼻頭角燈塔，海岸線皆平整少有曲折，之後海洋用非常含蓄的姿態在鼻頭角的旁邊作了一點變化，風景秀麗的龍洞灣在鼻頭隧道的後方出現，為開始覺得有些平淡的景色帶來了完全不同的變化。

經過我們仔細觀察研究，所內的弟兄都同意，山脈沿著海岸線生成，其曲折蜿蜒，像極了一條大龍，尤其是入夜以後位於半山腰的守望哨點亮大燈，看起來根本就是畫龍點睛。臥龍栩栩如生，雖目光炯炯但倒老實的趴在灣口望著來往頻繁經過的船隻。近來安裝了新式探照燈，每一次打亮探照燈時我都覺得此景看來像是大龍的眼睛射出強光，彷彿只要一陣強風吹來，大龍就要擺脫禁錮牠的咒文，隨時都要擺頭飛去。

鼻頭角燈塔一向被視為外人偷渡走私的指標地點，緊鄰鼻頭角燈塔的龍洞灣變成了眾人焦點，不管事實如何，龍洞灣總是躲不掉各位長官關愛的眼神；所以龍洞守望裡的小兵們每天執勤時總是兢兢業業，深怕一個不注意便會找來更多關愛。我們使用了各種高科技的裝備，白日使用巨型望遠鏡延長放大我們被太陽曬的快要睜不開的雙眼；每晚點亮龍洞之眼，身上披披掛掛非槍非彈而是昂貴精密的熱顯像與夜視鏡，雖然長夜漫漫但仍是必要一夫當關，希望萬夫莫敵；守望哨執勤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漁船作業的旺季，每天從灣口經過來往的船隻真是不勝枚舉，從雷哨的雷達畫面看起來一定是

密密麻麻的塞滿各種船隻。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漁船的航線本來如此，許多從南邊上來從北邊下來的船隻，每一艘幾乎都往鼻頭角開去。因為鼻頭角這個敏感的位置，所有往鼻頭角開去的船全部變成可疑船隻，所以守望哨的電話每晚瘋狂不停的響著，為了解答雷哨排副的疑惑，守望的弟兄每個都渴望自己的雙眼能夠像老鷹一樣銳利。白天我們死盯著鼻頭角，眼睛對著遙遠漁船上狹小骯髒又模糊的船名望眼欲穿；夜晚更要用盡一切辦法，妄想打亮海面，妄想以一人之勢與冷峻的黑色海洋作最後的抵抗。

沿海的天氣變化非常明顯，最近將要進入冬天，有時候中午時才是艷陽高照的好天氣，兩個小時之後起風，天色馬上風蕭蕭易水寒的詭譎景象。去年冬天有機會在龍洞灣見習，紮實的領教到了什麼是東北角的冬天，領教到了已經把自己裹成肉粽，寒風還是從各種不同的縫隙裡滲入到皮膚最裡層的恐怖感覺。還在為去年的冬天心有餘悸，怎料今年冬天說來就來，完全沒有轉寰的餘地。

贅述至此大概可以發現龍洞灣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但是其實身為龍洞守望仍有它許多獨特的樂趣。例如人說登高望遠，只要爬上一百零八個階梯，光是站在守望哨隨便望向哪個方向都會覺得心曠神怡，夏天的夜晚我看見滿天星斗，流星不值錢似的到處散落，白天潛水的、游泳的遊人絡繹不絕，假日時川流不息的人車，讓身處軍中的苦悶心情似乎感染到些許的輕鬆與悠閒。

軍人沒有選擇作戰地區的權利，在海巡部隊自己受訓結束會被派到那一個哨所當然也不在自己可以決定的範疇之內。在龍洞灣生活大半年，在所長帶領之下對這裡也產生了一種革命情感，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想我仍然是願意披掛上陣，與這裡的弟兄們一起接受各種早就存在的或是即將來臨的挑戰。（作者任職於岸巡第一三大隊龍洞安檢所）